

學林

◀ (上接7版)

首皆集古人成句而來，在民間頗為流行，拍品當是抄錄此歌并偽題陽明落款。近年拍賣市場出現所謂陽明手書，百无一真，《佚文》據網上拍品錄得所謂陽明佚作甚多，真偽相亂，尚須鑒裁。

有從明人小說輯錄而致誤收者。如《望江南》詞四首(第174頁)，據墨憨齋編說部《皇明大儒王陽明出身靖亂錄》輯得。按此書是敷衍陽明一生行事而成之小說，四首詞以“怎見得西湖景致好，有四時望江南詞為證”句領起，怎可遽斷為陽明之作？四詞實悉為瞿佑詞，見其《樂府遺音》。同樣《哭孫燧許達二公詩》(第603頁)也錄自《靖亂錄》，起首即“丟下烏紗做一場，男兒誰敢墮綱常”云云，文辭鄙俚，豈能出自陽明手筆，當是小說家之擬作而已。又《游海詩》及《告終辭》(《王陽明全集補編》第47-50頁)，錄自《烟霞小說》本《高坡異纂》。《四庫提要》評該書云“小說之誕妄，未有如斯之甚者也”，觀此詩、辭，乃言陽明南謫道出錢塘時，有二人執之欲沉江中，陽明作詩三首并遺言以寄家人。小說家言，荒誕不經，本不足怪，而《佚文》竟以入錄，駭人耳目，莫此之甚。

有輕信偽托之文而致誤收者。如《泗城土府世系考》，引自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卷一千四百五十二《泗城府部·藝文》。按此文早已有學者考訂為當地岑氏族人偽托之作，“目的是借王守仁的籍貫、權勢、威望、學問來達到與遙遙華胄共相附麗”，於是紕漏百出(白耀天《百色岑氏首領不是中原來客》，載《歷史的启示》，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)。所考證據確凿，此文非陽明所作無疑。今人輯佚，頗有從族譜中搜錄者，但舊日譜牒所載名人詩文，多涉偽托，“徒為有識者噴飯之助”(錢大昕《巨野姚氏族譜序》語)，除非考證確凿，絕不可

貪多而濫收。

校錄之錯訛

《佚文》一書，文本校錄，似非精審，略舉數例，以概其餘。開卷第一篇《資聖寺杏花樓》詩的考釋中(第3-4頁)，文本標點錯誤如：引天啟《海鹽縣圖經》“事見《吳郡陸崧塔記》”句，按此指宋代陸崧所撰之《資聖寺塔記》，《佚文》標點顯誤；“僧會、法祖重建大雄殿……僧會、宗圻以寺基為鄰所占”，按此非有僧會其人，僧會乃是一縣僧官之稱呼，標點又誤。誤字如“資聖古杏花詩”，“杏”下奪“樓”字；“高樓花盡靜年芳”，“盡”當作“近”；“相逢足足凭栏者”，“足”當作“是”；“莫道□閑過竹房”，空缺之字當作“偷”。東先生治學，殆可供檢索的電子古籍庫，愛如生公司出品《中國方志庫》所用的天啟《海鹽縣圖經》此“偷”字處正好木板漫漶，無法識別，遂以“□”代之。惟天啟《海鹽縣圖經》既非世間孤本，國圖、上图、復旦、華師大等多家圖書館均有收藏，據版刻完好者補足應非難事。又如《登秦望山用壁間韻》詩(第48頁，據張元忬《云門志略》萬曆刻本)中，“飛來百道瀉碧玉”，“來”當作“泉”；“久雨初晴真可喜”，“初”當作“忽”；“初擬步入圖畫中”，“擬”當作“疑”；“豈知身在青雲里”，“雲”當作“霄”；“却嘆秦望為漸色”，“漸”當作“慚”；“落日西風結晚愁”，“西”當作“凄”；“吊古傷今益黯黯”，“黯”當作“惘”；“殷勤俦語采紫人”，“俦”當作“傳”，“紫”當作“芝”。

《佚文》于陽明手書之錄文，尤多舛誤，亦舉兩首為例。《若耶溪送友詩》(第185頁，據日本博文堂手迹影印本)，“金尊綠酒照玄髮”，“尊”當作“樽”；“絳云扶疏藏兀突”，“雲”當作“氣”；“雲樓万丈臨

風蹶”，“樓”當作“梯”，“蹶”當作“躡”；“最上馬枝堪手折”，“馬”當作“高”；“蠡匪琅函貯芳烈”，“蠡”當作“金”。《驄馬歸朝詩序》(第309頁)，真迹藏廣東省博物館，《廣東省博物館藏法書選集》、《中國書法全集》明代卷等書均有刊布，《佚文》全襲計文淵論文中之錄文，因未核對原件圖版，致有多處錯誤：“東部之民”，“東”當作“在”；“而公始復吾官”，“公”當作“吾”，“復”下奪“為”字；“而始得以誦吾詩”，“而”下奪“吾”字；“開導訓誨”，“導”下奪“而”字；“而终于不行者”，“于”當作“以”；“而于理亦安所不得中”，“中”當作“乎”；“亦不可無審也”，“可”下奪“以”字；“情之所由彰也”，“彰”當作“章”；“吾以言得罪于此，言又何為乎”，“于此”二字當屬下讀。

此外，有未見陽明真迹者，《佚文》僅據文獻記載收錄，若原書有誤，則亦因之。如《送日東正使庵和尚歸國序》(第383頁)，所據為日本天寶年間伊藤松編《郊交徵書》，偶有誤字。原件今在五島美術館大東急紀念文庫，早年曾有珂羅版影印本，國內似不多見，故刊布圖版，并校正其文字：“今有日本正史”，“有”當作“所”；“鉛朱自陶”，“朱”當作“采”；“皆楚楚可觀愛，非清然乎”，“愛”當作“爰”，全句點作“皆楚楚可觀，爰非清然乎”；“吾國與之文字以交者”，“以”字衍文。

有誤標收藏地者，如《壽西岡羅老先生尊丈》(第455頁)，云上海博物館收藏。按此篇與《古詩》(第211頁)同裝一卷，現藏浙江省博物館，今年五月在該館“明清書法精品展”中陳列，書法蒼勁峻拔，的是陽明真筆，拜觀一過，歸校東先生錄文，《古詩》中數字有誤：“泼画金盞墨千斛”，“画”當作“盡”；“劇勢转风卷微霏”，“风”當作“云”；“摹做安能步一蹶”，“做”當作“做”；“饱眼终日无归宿”，

“眼”當作“食”。

考釋之疏舛

《佚文》每篇之下皆有考釋，其中有非陽明之作，則悉為虛論，固不待言；即真乃陽明佚作，尚多有考證不周之處，亦舉數例如下。

《與王侍御書》(第112頁)，所據為何福安《寶晉齋碑帖集釋》，其下哢哢數百言，論述“陽明此書當與無為州米公祠歲祭有關”，并斷定此王侍御為王璟，兩人在無為州相見云云。按陽明此信札墨迹嘉慶時為浙江嘉善進士謝恭銘收藏，后刻入《望雲樓法帖》。光緒《重修嘉善縣志》卷上《古迹》云：“望雲樓在楓涇鎮東，謝太史恭銘藏古今碑帖處，刻有《望雲樓法帖》行世。同治二年毀于兵，石刻為劉統戎乘璋携去。”劉乘璋安徽廬江人，時在浙西剿灭太平軍，过楓涇，將残存之法帖原石一百五十餘方輦归故里，存于邻县无为之别业中。直到建国后，无为县文物部门才将帖石移置于县城西北米公祠中加以保护。据此则阳明此札与米公祠岁祭事何涉？《佚文》既抄录何福安书，竟不知此石刻所从何来，郢书燕说，此之谓也。阳明此信当作于贵州，因信中提到“先遣门人越榛、邹木请罪”(《佚文》“请罪”误作“谢罪”，今改正)，越、邹二人为阳明在贵州所收弟子。此“王侍御”亦非王璟，当是丹徒王济，正德二年任贵阳巡按御史，明年阳明谪居龙场驿，故有交集，阳明为其撰《文章轨范序》《恩寿双庆诗后序》，不久王济回京，阳明又有上述《驄馬歸朝詩序》之作。

《何陋軒記》(第295頁)，原件藏東京國立博物館，末署“弟守仁謫居龍場，久而樂之，聊寄此以慰舜功年丈遠懷”。《佚文》考訂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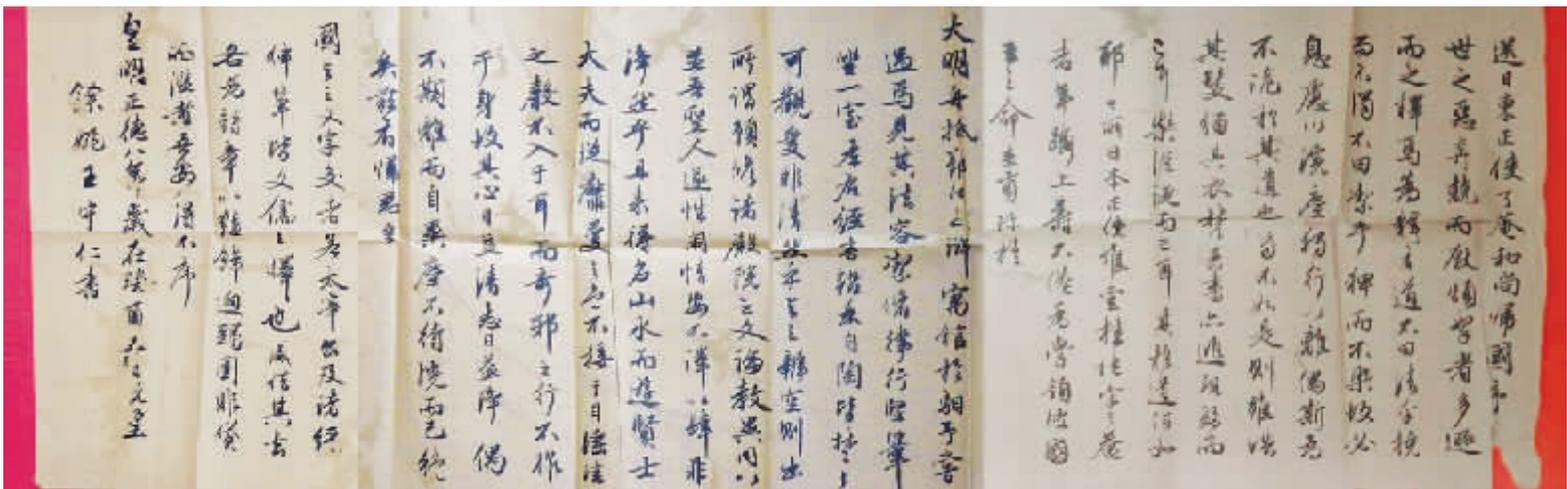
舜功為陽明姑父牧相，進而說“牧相當又字舜功”，“牧相其人，陽明集中一言不及，今得陽明此記，其人真相大明矣”。按此大誤，世人豈有在姑丈面前自稱弟者？學者又焉能隨意腦補予人以字？穿凿谬妄，未得其实。按此人应是王盖，字舜功，安徽宣城人，与阳明同为弘治十二年进士。

《跋枫山四友亭记》(第464頁)，考釋云“查今《枫山集》无此《四友亭记》文，当为亡佚之篇”。按四库全书著录之四卷本《枫山集》固无此记，然嘉靖刊本《枫山章先生文集》九卷本卷八此文具见，束先生殆仅用库本，以是失察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初吴光先生主持编校的《王阳明全集》出版以来，经过多次修订，允为善本，读者称便。近年《阳明先生集要》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也整理刊行，阳明文献堪称大备。阳明集外诗文的辑佚，叶树望、计文渊、钱明和日本学者永富青地等均有贡献，至束先生《佚文》一书，可谓集大成之作。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，稍有不慎，贻误学界匪浅。如近日已有学者据《佚文》所辑《无题文》(据《性理标题综要·谭藪》辑录，第214页)以研究阳明思想(张新民《阳明精神·哲思探微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)，不知此文实际是许国《二程全书序》中开首一段，见《许文穆公集》(万历刻本)卷二，亦载万历年间徐必达编刊之《二程遗书》卷首，断非阳明佚文。

“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，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”，阳明学蔚然而为当今显学，阳明集外文献则仍需学者不断考辨订正，以期信而有征，为王阳明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资源。

(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

日本五島美術館大東急紀念文庫藏《送日東正使庵和尚歸國序》手迹